

## 艺度空间



## 戴花的男子

春天到处开花,女孩们像花儿一样明媚娇艳,四处装点春光。自古花就和女子相连——娇艳,妖娆,妩媚。其实,也有几个印象深刻的场景,在那里面与花沾边的须眉男子。

影片《古今大战秦俑情》里,张艺谋扮演的蒙天放,于漫天落花的空地舞剑,冬儿痴痴凝望,三生三世的爱就此注定。

另一个场景,花是雪花。没有真的看见,只听说,然后闭上眼睛想。三毛讲:那个时候她在马德里念大二,荷西念高中。冬天很冷,他们没有地方去,只好就坐在公园的长凳子上。荷西说,你等我六年,六年之后,我就要娶你。三毛发现,这个男子已经认真了,荷西把她织进了未来的生活里。于是三毛说,荷西,这样恐怕不行,六年的时间太长了,我怎么能够保证没有变化呢?如果你真的这样认真,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荷西,少年的荷西,只能听从三毛的决定。走的时候荷西倒着跑,这样他能多看一会儿心爱的女子的容颜。他一边跑,一边欢呼,当时荷西都要哭出来了,但还是做出快乐的样子。就在这个时候,漫天的雪花飘落下来,把他们两个人隔开。在这一段场景里,感人的不是三毛,是荷西。六年之后,他们又见面了,终于有了一段婚姻。这个故事一定有夸张的成分,但得承认,它十足美丽,美丽到感伤,感伤到永远不能忘记。

还有武侠小说,男儿世界。我最偏爱古龙,虽然承认金庸是最好的。古龙的小说,写法语言不同于其他大家,连男子的名字也逃不脱。“花满楼”,多美丽;“西门吹雪”,这和花没什么联系,但多潇洒。西门吹雪白衣飘飘,不染尘埃,这个不带有一丝感情的男子,即使血珠从剑上滚落,也没有表情。如果他在花丛中舞剑,这是何等的魅惑啊——又绕回《古今大战秦俑情》了。因为印象中这样的场景少得可怜,所以只能兜圈子。

现在男生和花的联系多了,买花送花,向女生示好,这已经成为套路,够功利,不够惊艳。倒是地中海滨的突尼斯,那里的男子给自己买花夹在耳后是传统癖好;女子则穿超短裙,狂飙吉普——阿拉伯女子,她们最扬眉了。不知能否推广?举世男子戴花女生飙车,呵呵,不能讲了,否则大家又会骂我女权。我从不敢女权,你看你看,我看不惯男生比女生收入低就是明证。薪水多多,才能多买礼物以献殷勤表忠诚。

张艺:女,著名电台DJ,主持的《夜动听》《都市夜归人》等栏目,深受听众喜爱。

## 言之有理



## 文化中的南京

南京这城市,很容易先人为主,给人良好影响。许多人还没亲历现场,心已事先被折服。譬如唐朝的刘禹锡,根据施蛰存先生考证,他并没有以旅游者身份来过南京,可是没调查没发言权这话对他不适用,在这位大诗人眼里,六朝古都不过是一座纸上的城市,他眼红别人写的几首关于金陵的诗,技痒难熬也一气写了五首。其中两首七绝成为南京最著名的商标,为有名或无名的书画家所热爱,挂在各大宾馆酒店的墙壁上供人瞻仰。“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是咏石头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今昔的对照和感叹。

## 荆歌劲舞



## 伪美食家

不知道是谁,不负责任地将“美食家”这个光荣称号给了陶文瑜,以至于许多人都人云亦云,在酒肆饭桌,懒得点菜的时候,就说,老陶是美食家,让他点!由于经常在同一饭局上碰面,我开始细心观察这位名气越来越大的美食家,看他怎样踌躇满志地翻开菜单,就像教授打开讲义。朗声报出菜名的腔调,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或用苏州话,或用苏州普通话,说得那菜就像马戏团里的猴子,活蹦乱跳

## 冰冰有礼



## 夜车

常常工作得很晚,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整个城市的灯火都亮了。于是就常常在夜幕里独自一人乘公交车回家。空空荡荡的车厢里,乘客寥寥,偌大的空间像是为自己独辟出来的园地,我可以在这里自由呼吸,自由思想。一站一站,看着城市的灯火在车窗外快速闪过,车窗外光影明灭,闪烁不定。偶尔,遇上司机是个急脾气,加上深夜的街头车子又不多,公交车也会难得一见地在空旷的街道上飞奔,将窗外的溢彩流光曳成一道道炫目的光带。此时此刻,感觉城市是静止的,我是流

后主李后主,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个个见美人情长,当英雄气短。都是些没出息的皇帝,城岂能不破,国焉能不亡。陈寅恪先生对杜牧的诗进行考订,得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认定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应是“扬州之歌女而在秦淮商人舟中”,他觉得我们对这诗的理解,有着不小的偏差,是“模糊笼统,随声附和,推为绝唱,殊可笑也”。

我是地道南京人,对陈先生一向佩服,这个独到的见解只能笑纳。把南京从失败的耻辱柱上放下来,好意固然可以心领,但是大多数读者,大多数有点文化的人,怕是还不肯轻易放过。南京一方面大沾文化的光,一方面又实实在在地受文化的累。历史和文化这些好词,从来就不会平白无故。若以歌咏的旧诗词作为评定标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南京一定会名列前茅,就此得出结论,南京最有历史最有文化,也不能算是大错,而所谓有历史有文化,又不能不和这城市曾经的没出息分开。

叶兆言: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花煞》《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我们的心如此顽固》等。

二:一,他对苏帮菜确实比较内行,但是,除了本帮菜,他对其他菜系的了解,则显得太不够了。只晓得世界上有一方神州皇土的人,至多只能算是夜郎国的伟大政治家。二,他还是一个不会喝酒的人。喝了一杯啤酒,都会荒不择路地撞进女厕所去吐。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没有第二位不喝酒的“美食家”?

其实成不了美食家,有时候,也并非都是自身的原因。社会环境不一样了,许多关于吃的讲究,也落花流水,终于讲究不起来了。不要说新米上市又白又亮,其实是用超标石蜡加工的毒大米;也不要说香菇黑木耳卖相好,却是用硫磺沥青熏染出来的;更不要说绿色蔬菜了,有着大量的农药化肥残留;黄鳝甲鱼龙虾,是吃避孕药长大的;辣椒粉是红砖头磨成的……撇开这些都不说,光是酒楼的环境,也是远远达不到理想境界的。

荆歌: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鸟巢》《十夜谈》等。

万水间展翅。

看看这些脸,这些淡漠的脸,我常常会问,难道他们不想飞?又有谁不渴望飞?可又是谁或经意或不经意地织生活为牢,让自己成为温柔绳索和甜蜜陷阱的奴隶,无法飞向自由的蓝天?心向往着自由,脚却在一个城市里千百次地匆匆奔忙,谁也抛不开拥有的一切:温暖、舒适和安全。当想飞的翅膀遇上温暖的巢,一切就都化作了温柔的牵挂。

我蜷缩在这个为梦想飞来,却依然不属于我的城市里,渐渐收敛起了想飞的翅膀。虽然心里依然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地傲骨嶙峋,却不得不披上世俗的外衣,应付着疲于应付的一切。到了深夜,才埋首于已经退化了羽翅,忧伤地咀嚼属于一只飞鸟的梦想。然后,在接下来的隐约的梦里,看到自己像一只挣脱了绳索的风筝那样,飞出去,飘落于平静而湛蓝的海面,在那儿遥望岸边绿色的橄榄树。

蓝冰:女,专栏作家。长期为《LADY》《城市画报》等报刊杂志撰稿,公开发表作品逾100万字。

## 尘埃落定



## 别上大片的当

我现在一般情况下不去电影院看电影了。虽然我一直都觉得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但我现在基本上不去了。

电影院是做梦的地方,电影是梦,让我们有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脚跟离开现实,飘浮起来。但是,现在的电影院不是放电影的地方,一般来说它只是放“大片”的地方。而那些个大片经常会让人生气。我的朋友们去年年底去看那个著名的大片,然后纷纷对我说,气坏了真气坏了,简直是被人给摁在椅子上欺负了,完全是视觉暴力。我就说,嘿嘿,我知道它铺天盖地吓唬人,咱躲啊,不去电影院,它就欺负不了咱。

电影嘛,我在家看碟。我愿意看那些真正愿意老老实实地讲点故事的人拍出来的东西,我愿意看那些先把他自己给打动了然后他讲出来希望打动别人的那些东西,我愿意看那些平视观众不卑不亢的东西,那些可以让创作者自己的风格尽量自然尽量朴实地呈现出来的东西。

前段时间,和一个朋友在一起聊天。他说,现在,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什么?那就是朴实。说得真好!

所谓朴实,也就是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装不拿。好色就好色,多嘴就多嘴,八卦就八卦,家常就家常,诙谐就诙谐,严肃就严肃,懂就懂,不懂就不懂,愉快的不装忧伤,平和的不装纠缠,痴情的不装薄情,笨拙的不装潇洒,不在乎的就真不在乎,在乎的绝不假装自己不在乎。其实,我们对电影也就是这个希望,我们希望一个朴实的人拍出朴实的电影。然后,我们看了,喜欢或不喜欢,直接说出来;如果这电影让

## 韩流来袭



## 要和陌生人说话

中国是一个人际关系的大国,尤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有传统的。可到了今天,这种人际关系有了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熟人和陌生人的区别。熟人就不说了,亲朋好友,老同学、老同事、乡党、哥们儿……这一套中国人乃是无师自通。可面对陌生人我们却有一种普遍的心理,这就是防范、对立、排斥甚至敌意。就好像陌生人是另一种人类,和我们有多么不一样。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两种人。一是熟人——利益共同体;二是陌生人,妨碍和阻挠了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古训再也没有人提及了。所有现存的人类都来自五万年前的一个非洲母亲的科学发现也无法使我们震撼。至于“爱你的邻人”以及“人同此心”的圣言和民谚,更是无人问津。

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每天和我们打交道的更多的还是陌生人,而不是你所认同的人际关系中的熟人。我们被陌生人所包围,并且互为陌生人。离开了陌生人我们将一事无成,

你哭,你就说,我哭了,哪怕别人都不哭,甚至看笑了。

在我看的一堆影碟里,巴西电影《记得童年那首歌》把我弄得泪流满面。

这是一部简单的电影,最简单的线性叙述方式,最简单的人生励志故事,在贫穷苦难之上荡漾着温暖明亮的色彩:一个酷爱音乐的青年农民,守着一台破收音机听歌,决心要生两个儿子,组成乡村歌曲二重唱。结果,他和他的妻子生了七个孩子。这个在乡邻的眼里是个疯子的男人,从来没有背弃他的理想,他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一心要把儿子们培养成歌手。在他培育儿子的过程中,他把啼叫的公鸡视作歌唱的范本,然后给儿子们每天灌一个生鸡蛋,他把一年的收成拿去换一架手风琴和一把吉他……他的背后,是忍辱负重毫无怨言的家人。

这个简单得几乎无法叙述,它全在常情常理之中,情节发展是那么的自然、单调甚至笨拙。它是由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电影,取材于巴西当红乡村歌曲二重唱杰杰狄卡马哥和路西安诺兄弟的成长经历,片中美丽如画的乡村风景,朴实坚强的父母和孩子们,艰辛的人生,动听的音乐,对于观众来说,获得的是一种根本的感动。

看《记得童年那首歌》,反过来会对中国电影的现状很生气。中国电影在类型上讲已经很简单了,除了少数,大部分作品分成了两种类型:要么是关于下层生活的灰暗写真,没有梦想没有欢笑;“现实”;要么是让人厌倦的大片,用钱铺出来的大场景和那些展示所谓黑暗人性的东西,那些炫目的但非常空虚的东西,那些逞强斗狠外强中干的東西,那些权谋、残酷、厮杀、血流成河的东西……

我们观众能不能在中国的电影院里看到一些跳耀着最动人最美丽的朴实之光,而且创作水准优秀的作品?以前,我们是有的,还不少;以后,我相信也有,也还不少;现在,这样的作品稀罕了,稀罕的原因是朴实这个品质在当下是很稀罕了。

浩尘:女,作家。专栏文章散见全国数十家报刊。出版散文集、长篇小说十余部。

甚至寸步难行。这也许是我们没有认真考虑的。每天上下电梯,进出小区,乘坐公交或者打的,去商店购物或者去饭店里吃饭……不能见陌生人是不可可能的。可我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或者,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呢?遭遇之前、之中、之后,各自又是怀着怎样的心理?

上下电梯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向同乘电梯的人问好?是否面露笑容或者板着一张死脸?进出小区时是否会向保安点头致意?或者昂首直入犹如横闯禁区?上了出租,是否担心司机带我们绕路?而司机是否对一路横冲直撞过马路的人骂不绝口?去饭店里吃饭,我们是否特别害怕上当?苛求服务员上菜的态度,而店家是否也怕客人多吃多占,完了也不埋单?至于那些搬家工人、安装工人、维修工人,来给我们搬家、装电话、煤气灶、空调、有线电视,维修线路,就更不用说了。

人与人之间的戒备肯定是相互的,当大家都把对方想像成假想敌的时候,问题就已经非常严重。我们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已经落入了某种恶性循环之中。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暂且不论,就现实的人性、人心来说的确面临着莫大的危机。有一部电视剧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和陌生人说话确有危险,但不和陌生人说话却是死亡本身。所以我们不仅要和陌生人说话,而且要甘愿受损害被侮辱的危险,好好地有善意地说。

韩东:著名作家、诗人。著有诗集《爸爸在天上看我》,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等。